

一江珠韵海丝情

——略述汉代海上丝路合浦始发港的前世今生

文 / 范翔宇

作为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合浦所在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海上对外贸易的地区，也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等沿海国家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前沿区域。现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回归，了解合浦港的前世今生，挖掘、研究其历史资源更有现实意义。

合浦成为汉代开辟的海上丝路的始发港之一，其历史成因是多方面的。在探究中通常有“一汀通中原，一珠聚商贸，一港连四海，三汉存史迹”的理论概述。

一江通中原

“一江”，即南流江，古称合浦水，发源自北流大容山，流经玉林、钦州，再自北而南贯穿北海市境汇入北部湾，是广西南部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丰富的河流，被称为北海、玉林、钦州三市共同的母亲河。

南流江流经合浦县境干流约 100 公里，入海口海岸线长达 100 公里，形成了宽广壮阔的入海口景观，同时也造就了面积达 550 平方公里的南流江三角洲和面积达 128 万亩的南流江冲积平原，分别为广西最大的三角洲和广西第二大平原。因此，南流江的历史文化有着独特的地理区域特征及社会发展内涵。

自秦始皇在“秦瓠之战”中开通了“秦凿渠”，使南流江流域与北流江流域相接，并经灵渠与湘江、珠江水系联通后，南流江就以其联通中原水路网络、连接中原出海通道的优越条件，而有海上丝路内陆“黄金水路通道”之称；也因秦汉以来作为历代的军事出海通道，而有“安边定邦之路”的称誉。

以南流江为主轴，以向北连接中原水运网络的南流江黄金水道为大动脉，形成了连接漓江、珠江、湘江水系的交通网络；向西为西南地区的商品进入大海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西南地区参与海上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出海口。

南流江在对接通中原水运网络入海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廉州水路、西南海道（入安南通道）和盐政运道。

“廉州水路”是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交通优势为依托而形成的国际航道。这是继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具备的军事功能、商贸功能之后，发展转变成为以文化外交为主的专业性通道。

唐宋之间，朝廷为了加强对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外交，除了扩大常规性的交往外交，还在南流江沿海地区设置了专门接待东南亚及印度洋使臣的驿所传舍，并为这些沿海丝路航线到来的外围商客设置了货场仓库（博易场）、定点建立边贸市场，以方便边民小额的贸易经营。合浦始发港所在的廉州府城，一度成为岭南最活跃的对外交易商贸集散地，知名度空前提高。廉州水路航路成为中原商贾、域外使臣往返东南亚行程的首选。东南亚来使通过廉州水路进入南流江，北上中原，朝廷派往东南亚的使臣则通过南流江进入廉州水路，出发到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些史迹在历代的史籍中均有记述。

“西南海道”是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等国的经贸往来而开辟的一条综合性通道。航行线路以廉州湾为中心，东接由广州港出发的航船，北接由南流江黄金水路南下的航船。东来南下的航船到达廉州湾后，沿“伏波运道”向西南进发，“北风顺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东府，若沿海岸行则乌雷岭一日至白龙尾，白龙尾二日至土山门，又一日至万宁州，二日至庙山，三日至海东府”。（康熙《廉州府志·外纪志》）由于航行的方向是在廉州府的西南方向，故称“西南海道”。而这条通道的航线第一站都是直达安南境内，历史上又称为“入安南通道”。

“西南海道”经过了历代朝廷的经营开拓，不但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对外商贸文化的多元化交流发展，也提高了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区域地位。

“盐政运道”是朝廷为加强对合浦盐务管理而开辟的一条专用通道。合浦自古是重要的盐政基地，合浦海上丝路始发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南流江作为中原内陆出海的黄金通道，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功绩也是多元的、长效的、巨大的。

为了加强对南流江盐务漕运的管理，历代朝廷在合浦设置了各级盐政管理机构。据《宋会要辑稿》记述，宋代安南使臣到京都朝贡，回程时京城官员向安南使臣推荐改走水路：“自郁林州水路可至廉州，其处亦有回脚盐船。自廉航海一

日之程即达交趾。若由此途，则从静汀而南二千余里，可以不役一夫而办。”此水路指的就是南流江盐政运道。

一珠聚商贸

合浦古属百越地区，所产珍珠作为贡品的记录见诸史籍，最早出现在商代。当时的君主都热衷于诸侯朝会，朝会的仪式很隆重，各路诸侯带着各地最珍贵的土特产等候君主的传诏进贡，场景非常浩大，各种土特产贡品堆积如山，摆放数里。其实，各路诸侯所带的土特产也并非都是真正的本地特产，不少也只是投君主所好以其他地方的特产来应付罢了。

公元前17世纪初，商朝第一任君主命大臣伊尹作《四方令》，命令各路诸侯都要以当地特产作贡品，其中有云：“正南方的瓯骆、邓国、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要以珍珠、玳瑁、象牙、犀牛角……作为贡物。”《四方令》中所称正南方这些同家就是包括古合浦在内的“古越”地区，这也是珍珠作为指定贡品的最早记载。

汉武帝立郡后，合浦优越的地理位置、天然的港口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等区域优势得到了激活及开发，合浦珍珠市场的功能迅速扩展。南流江黄金水道开通后，中原商贾和东南亚、印度洋等国家的客商到合浦珠市采办合浦珍珠成为常态。在合浦珠市效应的牵动下，一个以合浦珍珠为主导商品，由中原的丝绸、农具、诸夷奇石异物等商品组成的物流集散中心在合浦古港口形成，中原商贾带着丝绸来到合浦珠市销售，以经营所得来采购合浦珍珠带回中原销售获取厚利；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的客商则从海路带着琉璃玛瑙等奇珍异宝到合浦珠市销售，以经营所得来采购中原丝绸。于是就形成了“先有珠（合浦珍珠），形成市（珠市），引来丝（丝绸），建立港（对外贸易始发港），开通路（海上对外贸易通道）”的产业依存关系。

合浦珍珠的市场需求，有力地推动了采珠业的发展。于是，独具特色的合浦采珠业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产生了。采珠业和珠市经营，成为推动合浦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是朝廷重要的税赋来源。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合浦珠市风情万千。唐朝项斯有《蛮家诗》描写珠市盛况颇为传神：“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不逢寒便老，相问莫知年。”这真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在珠市中卖了珍珠的珠民，斜倚在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纪功立威的铜柱边，一边喝酒，一边看庆祝新船试水的表演（调小象、打鼓）。醉意之间，谈论农时耕种，节气也忘记了。心情好是因珍珠收成好，卖了珍珠领得五铢钱可换酒喝。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可慰藉终年劳作的艰辛，获取难得的快意，也是符合大唐盛世的社会状况。

宋代廉州团练使陶弼在《三山亭》一诗中，描述合浦与占城（位于越南中南部地区的古国）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情形为“商夸合浦珠胎贱，民乐占城稻谷丰”。由此可见两地商贸往来之密切，也印证了合浦珠民以珠换米的交易方式。

明末清初有“岭南三大家”之称的著名学者屈大均，为了探究广东古代四大专业市场（广州花市、东莞香市、廉州珠市、罗浮药市）之一的合浦廉州珠市，专门乘船沿海西行，来到廉州湾后，进入南流江入海支流西门江，逆江而上，来到了廉州占城珠市所在。实地考察了珍珠贸易和珠民以烹制的珍珠贝肉待客的情景后，屈大均写了《合浦珠市》一诗，展现了珠市的另一种景象：“海上集珠市，城中尽竹房。居临鲛室近，望入象林长。”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珠民、商家在珠池现场交易的情景。“居临鲛室近”一句，是指合浦珠民得珠池的地理优势而有采珠之利，是合浦风情万千的古珠市的一个缩影。屈大均还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评述道：“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山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色白，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这就是合浦珍珠被称作南珠的开始。此后，南珠作为合浦珍珠的专有代称，品贵四方，享誉天下。

一港连四海

合浦能够担当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自秦汉以来，朝廷为开辟中国的海外交通航线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当时，虽然有陆上丝绸之路作为汉王朝与外围开展商贸文化交流的通道，但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属国之间，或不断地相互侵扰，或反叛连年。这种混乱的状况，造成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和中断。因此，合浦始发港的建立及海上丝

绸之路航线的形成开通，正好填补了这一对外贸易链接的断档。

《汉书·地理志》明确清晰地记述了大约两千年前，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贸易方式和远洋航线。这条航线的贸易区域，正好与2010年建成并开始运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本吻合。由此见证了合浦所在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海上对外贸易的地区，也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等沿海国家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前沿区域。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决定于四个关键因素。首先是汉武帝为国家安全而确定的海疆开拓发展战略。张骞在陆上丝绸之路探索了近三十年，才了解到川滇至印度商路可入海通西域各国，因而加强了汉武帝从西南、岭南打通海上商路的决心。二是汉武帝的七次巡海，使他更加明确了海疆安全对国家统一稳定的重要意义。三是平定南越王国，设置了岭南九郡后，汉王朝的海疆开阔了，航海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合浦郡所处的地理经济区位和在汉武帝海疆开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十分明显突出，使汉武帝打通海上商路的决策择向有了明确的方位。四是汉代造船业已经很发达，秦王朝和南越王同时期在岭南地区开展的海上交往活动及航海探索，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民间经过漫长的探索时期，到汉武帝时纳入官府管理之后，航线得到迅速扩展伸延，而且线路的往返也不再是一成不变，《汉书·地理志》中记述：“合浦船行”往西南航行，到日南（今越南中部）→都元（今苏门答腊）→邑户没国（今泰国华富里）→谿离围（今泰国境巴蜀）→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薄甘）→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回程的时候从黄支国返航时，经过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皮宗（今新加坡西面皮散岛）→日南→象林（今越南维川）。从中可见，不但航线延伸了，航线增加了，更重要的是航线的辐射更加广阔，往返航线已经不同。参与贸易的国家增多，经营的商品种类也急剧增加，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航线。

三汉存史迹

在汉代海上丝路合浦始发港文化形态中，“三汉文化”是最辉煌的篇章。这“三汉”就是汉窑文化、汉墓文化、汉港（城）文化。汉窑文化反映的是产业形

态，汉墓文化反映的是人文形态，汉港（城）文化反映的是社会发展形态。这三种汉代文化形态构成了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主体。

近年来，随着对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究不断深入，先后发现和挖掘了合浦汉墓、合浦古珠池、合浦汉代港口、合浦古珠市、合浦汉窑等汉文化遗址，通过对古遗址的考古研究和梳理考证，印证了合浦汉代社会生产状况与“三汉文化”的关系。“三汉文化”也成为研究考证海上丝路陶瓷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的重要物证和文化支撑，使得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据可依。

悠久的历史轨迹、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物质遗存，这就是汉代海上丝路合浦始发港的前世今生。今天的合浦，在新时代海上丝路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汉文化为基础，重塑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繁荣与辉煌。

范翔宇，北海文化学者、合浦社科联副主席、北海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长期专致研究海上丝路始发港文化、南珠文化、客家文化和合浦汉文化